

往事回首 东街记忆



程彧

南川城内的街道跟很多城市一样,以前也是用方位命名的。大致以鼓楼坝为中心,延伸出去东西南北四条街。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,新建成的街道有了更多好听的名字,但是南大街保留了下来,成为一条标志性的著名街道。在外的南川人,听到南大街几个字,仿佛听到故乡的呼唤,瞬间被乡情包裹,归心急切。

我小时候居住在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鸣玉乡下程家坝。受家里条件所限,没有机会进城见世面,只是听那些去过县城的人很骄傲地描绘城里人事。大约十来岁的时候,在同院子大几岁的建华怂恿下,壮了胆子跟三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一起去县城。建华去办事,我们担心走丢就在车站附近的弯弯大楼等了一天。进城的时候借建华的钱买票坐车,回程身无分文,饿了一天肚子,又沿公路走路回家。

上大学前去过四次县城。在卓家桥小学初中毕业参加中专考试,高一代表鸣玉中学参加全县中学篮球比赛,高考以及办理粮食关系转移。前两次都有老师带着,吃住统一安排,既没时间也没胆子出去乱逛误了事情,对南川城的四大街也仍然只是敬畏,摸不清方向。但对东街,我却有深刻的记忆。1984年8月,我成为鸣玉中学有史以来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个大学生,办好户口迁移,在鸣玉粮站卖了百斤谷子,借了自行车去县里的粮食局办供应关系转移。从小在清冷乡下孤独地长大,对县城因为陌生是有些恐惧的,又不得不自己去必须做的事情。

我想起了在卓家桥小学上初中时要好的同学罗生,他毕业后没有继续上高中,进了县城的粮食加工厂当了工人。两年没见面了,我想告诉他我考上大学的好消息,加上我的认知里面他对粮食系统熟悉,对我办这个手续一定会有所帮助。

罗生是他的小名。他本跟我一个程姓,年龄比我略长,我把他当成自家兄长相处,关系一直不错。他家离学校并不远,从学校出来沿一条公路往右爬上坡一公里,路边一排瓦房就有他家。初三的时候学校抓中专升学,要求学生在校就读。寝室是一个木楼板的大房间,没有床,地上靠墙拉通铺上厚厚稻草,盖自上带竹席,睡一溜十几个人。晚上回寝室后,老师厉声命令熄灯睡觉之前,罗生就跟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同学比赛脱衣服,看谁脱得最快。

罗生的当家衣服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。一个自吹会看手相的同学当裁判,口令发出来,只听“噗噗”几声,我们还没看清楚手法,罗生的衣服五颗扣子已经全部解开,比赛的另一个同学还在解第二颗扣子。经我仔细观察,罗生快速脱衣法的关键是上下略微错开前后两片,用力往上拉外面扣眼的一片。这种脱衣法次数多了,难免会扯破扣眼,或者扯掉扣子。那个年代本已缺衣少食,验证过一次后,再不敢依样造次。

罗生还很大气地邀请同学去他家里摘李子。那个时候果树很少,乡里邻居自己栽的果树除少量老桃树外,大多是房前屋后自由生长的李子树,而且数量极少,不像现在有吃不完的水果。七八月稻谷将黄时,田坎上的李子晒得熟透,咬开一半,李子核就自己掉出来。李子肉的味道也纯净厚实,有蜂蜜滋养的甜,有稻花浸染的香,有土地涵养出的芬芳。我们下午放学后在短暂的休息时间,随他去家里,但是李子还不熟,只眼热树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青疙瘩,吞完口水作罢。等到李子成熟的时候,中专考试早就结束,同学也已散去,各自回家。

我因为仅仅高过控制线2分,中专最终落选,郁闷着去鸣玉中学上了高中。罗生没有再读,去县城里上班了。

我推着自行车去东街附近的加工厂很容易就找到了罗生。加工厂并不在东街的中心区域,记得前面还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。罗生正在厂里上班,他的工作却不是我想像的样子,工作服上糊满了菜籽油污。等到他下班,洗干净手脸,换一身干净的衣服,带我去他家里吃午饭。他一个人住,宿舍就在东街的大土粮站。已经记不起吃的啥,或许是食堂。下午他陪我去粮食局,果然很快办完手续,分手后我赶紧趁天色未黑骑车回家。

此后因为各种原因,再也没有跟罗生见过面。粮食加工厂已经不知道搬去何处,经过四十年的变迁,那一大片稻田成了新的街区,我去南川的时候也留意过,再也找不到旧时光的痕迹。没想到的是记忆深处埋藏着的大土粮站,在东街的修复中重现出来。

东街曾经算得上南川城的母城,只是在南川城区建设过程中,被包围在鳞次栉比的新楼之间,逐渐落在了后面,仿佛时间停滞不前。2019年开始对东街实施保护性修复开发,在尽量保持原有空间肌理的基础上,不作大的拆迁和改造,保留城市空间发展遗存的普通大众生活印记,打造出了国内首个以小镇青年文化记忆为核心的文旅体验项目。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,东街成为可游历、能留人的怀旧文化街区。

后来我一直联系不上罗生,也没刻意再去找他。只是多次游览东街,看到那个“大土粮站”的旧拱门,还是会第一时间想起脱衣服最快、要请我们去老家吃李子的好同学罗生。

(作者系南川区作协副主席)

风/物/记

狗毛雨

付克发

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日子里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,狗毛雨轻轻柔柔地飘洒着。我坐在窗前,望着窗外那如丝如缕的雨幕,思绪渐渐地飘远。

细如狗毛一般的毛毛雨,它悄悄给树叶打蜡,给花儿调色,给禾苗哺育,给谷物灌浆。

我光着头沐浴在狗毛雨里,想起有一首苏小明演唱的《幸福不是毛毛雨》——“毛毛雨啊毛毛雨/你是多么温柔/毛毛雨啊毛毛雨/你是多么可爱/噢 幸福不是毛毛雨/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,那飘飘洒洒的狗毛雨,宛如天空洒下的无尽思绪。它们悄无声息,纷纷扬扬,不紧不慢地飘洒,洒在身上毫无感觉。狗毛雨不像暴雨那般激烈,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,它像是一首轻柔的摇篮曲,抚慰着大地的疲惫,滋润着禾苗的生长。

今年夏天,雨水似乎格外钟情这片大地,肆意地倾泻而下。多地遭暴雨袭击,造成大面积受灾,庄稼被毁,河流决堤,情况万分紧急。险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,大雨无情,人间有爱,大家纷纷伸出援手,共渡难关,重建家园。人们形容夏天的大雨,很形象地称之为:大雨像筷子那样粗,像狗毛那样密。也有人称之为:砸棒那么粗,刷把那么密。

夏天雷声电闪,瓢泼大雨倾泻而下,密密麻麻很是吓人。而只要你细心观察狗毛雨则不同,你看那绵绵细雨,轻轻粘在狗毛上面,而狗毛里面不打湿,因此人们称这种雨为狗毛雨。这种狗毛雨夏天少见,春冬就常见。一下就是三五天,或者十天半月,让人心烦意乱,心里总是装着迷雾的样子。春冬季狗毛雨下个不停,仿佛在诉说着它们的故事。远处的山峦被这朦胧的雨雾所笼罩,若隐若现,一幅飘飘渺渺的水墨画,犹如仙境一般让人如痴如醉。

街头巷尾,人们撑着伞,在雨中匆匆行走,带着些许无奈与烦闷。有的人抱怨这雨水的频繁,打乱了出行的计划,弄湿了新洗的衣物;有人则默默地承受着,在雨中艰难地前行,为了生活奔波不停。然而,这雨也并非一无是处。田间的禾苗在雨水的滋润下,愈发青翠茁壮,它们欢快地吮吸着这大自然的馈赠,努力生长,为即将到来的丰收积蓄力量。池塘里的荷花在雨中轻轻摇曳,雨露在荷叶上滚动,晶莹剔透,宛如珍珠般璀璨。

在这雨中,我静静地坐在窗前,思绪也随着那细雨飘飞。想起了曾经在雨中漫步的时光,那份清凉与惬意,如今依然萦绕心头。也想起了那些在雨中坚守的身影,交警在路口指挥着交通,环卫工人在清扫着街道,他们的敬业与付出,在这雨中显得更加令人敬佩。

雨水虽多,带来了些许困扰,但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美好。它洗净了尘埃,滋润了大地,让世界在短暂的喧嚣后,重归宁静与清新。

或许,我们不应只是怨声载道,而是学会在这雨中,寻找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希望。当雨过天晴,彩虹出现在天际的那一刻,我们会发现,所有的等待与忍耐都是值得的。

(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会员)

生/活/随/笔

山中有朵浪漫的云



黎强

四面山的云,舒展,飘逸,随性,是我开启避暑模式的不二首选。因为钟情于一朵云彩的曼丽,我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里,尽情享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份恬然、悠然和怡然,去洗尽心中杂念。

远离中心城区喧嚣的四面山,就像一道望不到边的绿色屏障。四面山的水,清澈透明,早已经闻名遐迩。而四面山的云,与众不同,风情万种。或挂在瀑布之上,或飘在山峰之巅,或依在林海之侧,牵引着目光,撩动着心海,丰富着想象。

驱车前往四面山的路上,一过隧道群,洁白而飘逸的云朵就在山门前迎接宾客的到来。仿佛带着微笑的云朵,在清丽清新的山风陪伴下,簇拥在快车道上方的天宇,宛如优雅的天籁飘来,引导着车轮滚滚向前,让愉悦的心情瞬间扑入生态的画卷中。于是,第一眼相见的晴天朗日中的朵朵云彩,像极了激动人心的迎宾辞。

四面山的清晨是和天边天际那些起早的云彩一起醒来的,在破晓的晨韵中轻轻地揭开一天的序幕。而后,云朵会变幻出各式各样的姿态,追风逐雨,在远山的黛绿中,在近湖的墨绿中,在一望无际的林海翠绿中,铺展超越时空的无限遐想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童话般的龙潭湖,大小洪海的碧浪波光俨然是云朵的舞美场。倒映在清澈湖水中的云朵,被丰茂的水草摇曳着,被肥美的鱼虾追逐着,被桨划动着,似静非静,似动非动。旷远的景色仿佛置身于这湖光山色中,宛若一眼千年的约定在云卷云舒中生成。

远处的望乡台瀑布、水口寺瀑布的飞流直下与云朵之美是四面山的绝配,令人称奇。抬眼望去,瀑声带着山野的原始音韵传遍峡谷深壑,让天上的云朵情不自禁俯身下来,恰到好处地组成了一幅意境隽永的水墨画。云彩的靓丽与水韵的曼妙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,成就了这大山大水中的至极胜景。

向晚时分,云朵是橘红色的小唱,也是淡蓝色的咏叹,把精彩的演绎在山间林间水间飘来荡去,仿佛在向惬意闲适的小镇作晚间的道别。山中有朵浪漫的云,入梦入心时轻轻拥抱,是可以一辈子百看不厌、回味无穷的……

(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)

诗/绪/纷/飞

缙云的风



晓佳

通常情况下
这里捕捉不到
那些穿越松林而来的烟云

它们游走无形
擅长见缝插针
有时从山坳倾巢而出
或者一直缠绕在密林之间
像一些神秘虫鸣
在竹笋和古树外围
散播青灯的余光

倘若有机会
接住她的耳语
那种贯穿古刹的奢望
可以让云朵入定
成为一些宁静的终结者
宛若清脆的女孩
摇出一支竹签

这时的山泉
就必定会心地敲响
隐藏很深的木鱼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